

# 语言编码方式对词汇借用与改造的影响

——以汉语和泰语为例

孙博<sup>1,2</sup>

(1.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2. SKNP Benih Harapan 国际学校, 印度尼西亚 东爪哇 68135)

**摘要:** 词汇借用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语言编码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词汇进行借用与改造。编码方式可以显现为音法层与文字层, 采用多音节、表音文字的泰语对借词进行改造的主要手段是音译, 但也存在着音义兼译的手段。而以单音节、表义文字为编码方式的汉语对借词的改造则呈现意译化的特点。汉语和泰语这两种语言, 对外来词有着不止一种的改造手段。

**关键词:** 借词; 语言编码; 改造手段; 音译; 意译; 借形

**中图分类号:** H3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7)01-0122-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19

## Effects on Speech Encoding Methods of Loanwords and Transformation

——Illustrated by the Cases of Chinese and Thai

SUN Bo<sup>1,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2. SKNP Bernih Harapan School, East Java, Indonesia 68135)

**Abstract:** Loanword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for which different methods of borrowing and transforming are adopted, depend on diverse approaches of speech encoding. Speech encoding is mainly used for phonetics and characters, and the main transforming method for the loanwords in Thai, a polysyllabic language with phonography, is transliteration, and sometimes sound-meaning combination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transforming of loan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with speech encoding of monosyllabic ideogram is paraphras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transforming methods of loanwords for both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Key words:** loanwords; speech encoding; transforming methods; transliteration; paraphrase; form-borrowing

借词是语言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词汇, 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 故也称“外来词”。所谓特殊, 是因为在借用之前, 这类词所表示的事物在本民族或语言社团中没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对应, 而这并不代表该民族或者语言社团对事物本身缺乏认识或无法认识, 此点需要先行澄清。语言编码方式, 是指如何将信息转换为具有相应物质外壳与记录手段的语言形式, 主要体现于语言的音法层与文字层上。

当借用了外族语言里的词对这些事物进行指称

时, 人们根据情况会以本民族的语言对借用词汇进行相应的改造与转换, 最终把外来词以本族语的语言形式来呈现。这种改造是多方面进行的, 可能受到音法、文字、词法等多诸多因素的影响, 涉及语言编码与转码的问题。对不同语言的借词现象进行比较与研究, 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本民族语言编码的某些特点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 一、词汇的借用与改造

在互相接触的语言之间, 随着新工具、新动

收稿日期: 2016-10-27

作者简介: 孙博(1986—), 男, 黑龙江大庆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汉语教学研究。

物、新观念的引入,其名称往往也会一起拿来,这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借词概念,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借词出现的前提:语言之间要互相接触。两种无任何接触的语言,是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词汇借用的。

此外,还有一种借用则源于某些社会中的风俗:出于对死者名字的忌讳,连带近音词也会忌讳,于是常会向邻语借用一个词来替代(Dixon, 2010),这种情况有些接近中国的“避讳”习俗。<sup>[1]①</sup>

后一种情况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而第一种情况,无论汉语还是泰语都有着很多例子,试举几例:

汉语“激光”(旧译“镭射”),借自英语“laser”,泰语直接音译为เลเซอร์;

又如汉语“青霉素”(旧译“盘尼西林”),源于英语“Penicillin”,泰语音译为เพนนิซิลิน;

再如汉语“沙丁鱼”,“沙丁”二字为英语“sardine”的音译,“鱼”是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在此词上,泰语的借用手段几乎与汉语一致,译为ปลา,其中ปลาซาร์ดีน即泰语“鱼”之义,ซาร์ดีน则是英语音译;

……

各种例子难以穷尽。尽管随着语言的扩散与变异,有些词汇已经无法考证其具体来源,更不能牵强地认为某些词汇一定是借用于某种语言,不过现有的大量借词现象也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可以明确的是,汉语和泰语这两种语言,对外来词有着不止一种的改造手段。尤其是泰语,作为一种以表音文字为记录符号的语言,其对英语词汇的借用,并非只有音译这一种手段,也存在着音义兼译的手段,如上文所说的“沙丁鱼”一词。

总体来说,引进外族有、本族无的词语的方法,不外是采用或交叉采用音译、意译和借形这三种方法,这点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得到了印证。<sup>[2]②</sup>

## 二、汉语与泰语借词改造手段的区别

在对英语词汇借用与改造上,泰语采用音译手段的比例极高,这也是目前泰国学术界在借词研究中所承认的一个事实。根据苏柳(2013年)<sup>[3]</sup>的研究,泰语对英语借词的改造有以下九种方式:

(一)根据泰语中相应的元音和辅音音译,按拼写进行读音,如ลอนดอน(London,伦敦);

(二)按英语词汇音译,读音和原词保持一致,不按拼写进行读音,如เมตร(metre,米);

(三)改变了原来的英语词汇与读音,如อังกฤษ(English,英国的);

(四)去掉英语词汇词尾的元音音节,并用泰语词汇或音节替代并置于词汇前面,如สยาม(Siamese,暹罗);

(五)词尾添加不发音符号,如ไมล์(mile,英里);

(六)词中添加不发音符号,如การ์ตูน(cartoon,卡通);

(七)去掉与尾音重复的辅音,如เชอร์รี่(cherry,樱桃);

(八)为使发音更清晰,添加声调符号或短音符号,如แก๊ส(gas,气);

(九)用本语词汇来代替,如上文所提到的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relation,关系)。

综上所述,这些分类多是在音译方法下对语音形式变换进行研究,故此可以说,音译手段是泰语对英语借词进行改造的主要手段。

至于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与改造,其研究已经相当广泛且深入,但依然没有脱离上述的音译、意译和借形的几种手段。只是借词在汉语中,随着时间发展,大部分词汇都会有意或无意对其进行意译化的改造。即便是以借形法借用的字母词,比如MTV、CD、NBA等词,也都有着可以对应的准确汉语名称。采用此种方法,更多的是出于语言经济性的

①见参考文献[1]中3.2节《接触中的语言》。Dixon举出澳大利亚某例,在当地有人去世后,居民们会避免使用与逝者名字相近似的词语,从而借用别的词语。这种“借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②此是参考文献[2]中黄、廖对借词的看法。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只有单纯的音译词是借词,最初的借词都是音译词,意译实际上已经是语言对借词进行的改造而非借用,如邵敬敏。借词首先接触的都是语音形式,采取音译方式。本文考虑到这种看法,将音译、意译、形译等方法统一视为借用与改造的手段。

考虑,而不是借词改造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徐通锵先生(2014年)在《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一书中指出: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意义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转换之以意译。

上文笔者所提到的激光、青霉素等词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的例子,类似的还有水泥(cement,旧译“土敏土”),钢琴(piano,旧译“皮亚诺”)等等。而且不只是英语,像汉语从俄语、法语等一些其他印欧语言中借用的词汇都有着相同的例子,这也是汉语与泰语对借词吸收与改造中的明显区别。

### 三、汉语与泰语编码方式的音法层差异

徐通锵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观感觉。但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讲,汉语和泰语都属于孤立语,同时,两者是相同语系下不同语族的语言<sup>①</sup>,拥有不少共性。为什么在对借词的改造手段上,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有人说,这是因为泰语是表音文字,而汉语采用了表意文字,自然就会产生这种区别。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还不全面。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但局限于文字上,还不足以说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语言而言,它最开始是“说”的,其次是“写”的。意即,造成这种改造手段不同的原因,首先不能忽视语音形式,其次要考虑书写系统。它涉及语言编码方式的问题。

“编码”一词与信息学关系密切,指的是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将语言处理视为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思路之一。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指代信息转换为具有相应物质外壳与记录手段的语言形式。语言的作用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任何的事物与信息,我们从接触到认识,再到传递、接收,都自然而然地经历了某种编码过程。所以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sup>[4-6]</sup>并不为过。语言编码体现于语言很多层面上,其中最基础的层面是音法层,这是语言(或说信息)的物质外壳;其次是文字层,这是记录信息编码的外在形

式。汉语和泰语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有区别的。

裘锡圭(2013年)认为,中国的方块字、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都是意音文字;当时人们所能分辨的最小语音结构单位是音节。<sup>[7]</sup>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是单音节的,其他语言是多音节的。这其后就隐藏着语言编码方式的两个层面:音法层与文字层。音节对于汉语的编码来说是一种自足的单位,一个音节就可以成为一个编码,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汉字。而对于其他语言来说,音节不是编码的自足单位。这使得文字的发展走向不同方向:一个音节与一个“码”对应就向表义化发展,不对应的向表音化发展。也就是说,汉语与泰语,在语言编码基础的音法层上就不一致。汉语把信息编码整合在单音节上;泰语没有把全部信息整合在单音节上,而更多地采用以音素组合成音节,再以音节组合成多音节词的方式,来实现对事物的指称。

汉语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借词进行意译化的改造,首先与音法层的编码差异有关。在音法层上,它要将外来的多音节词所指称的概念,整合到汉语的单音节编码系统中,改造为以单音节为主的编码形式,“为我所用”。加之现代汉语普通话音节以元音为主,没有除鼻音以外的辅音尾,这使得汉语音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做到与外来的多音节词一一对应,从而导致以多音节编码为代表性的语言中的词汇融入到汉语中,多音节的表音特征便首当其冲会被削弱,但作为本民族未曾接触过的事物与概念,则需要在表义上寻求一定的补偿。与此同时,泰语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为多音节的语言,它对于印欧语的多音节语言特征并不排斥,在编码之时,并不会刻意进行过多整合,所以我们看上文对泰语借词手段的分析,大多都是在语音形式上做文章,无论是元音、辅音的变换,抑或是不发音符、声调符号的使用,其都在努力地还原或者改造借词的语音形式,但在音法层上,没有进行从多音节到单音节的编码整合。

### 四、文字差异对借词改造的影响

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虽然在语言要

<sup>①</sup>关于汉、泰语所属的语族、语支在学界仍有争议,但不影响本文讨论。

素中处于第二位,但作为语言编码系统的外在记录形式,它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发展与变异。这种书写的符号系统,对借词的影响同样巨大。

上文所说的泰语对英语借词的各种改造,在文字层面上也有所体现。在语音规则上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造,比如不发音符号使得借词尽管在形式上贴近原有的英语单词的音素拼写,但是又要使其转换为符合泰语的拼写形式。汉字对借词一样有着影响,而且影响力要比表音的泰文更强。汉语对借词的意译化改造,和汉字作为表义文字的文字层编码特征是分不开的。

对于表音文字而言,索绪尔(1980年)指出,在以任意性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文字仅仅是为了表现出区别性。<sup>[8]</sup>用什么符号表示什么音,是约定俗成的。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无论是英语还是泰语,是“S”还是“ส”,这种书写方式是为了表示在语言系统中符号的区别性。它们对概念的指称最终要归结到以音素为基本单位所连接而成的单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意味着,泰语与借词的关联是以语音为主要媒介,并不涉及文字单位自身携带的信息。

而使用表义文字的汉语,最开始也以语音为主要媒介,进行借词的归纳,但最后在编码机制文字层的影响下,需要对其进行意译化。汉字作为语言编码的一种记录形式,它的构造未必是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示出区别性。因为作为表义文字的汉字,在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汉字的情况下,本身又承载并显现了音节所指称的概念信息,已经将一个汉字整体固定为某个概念信息的载体,而且在形式上既不会也不可能像多音节文字一样进行拆分。如果借用多音节词,要增加音节数,必然要增加使用的汉字数目。如果增加汉字数目,必然要受到每个汉字所承载的信息影响,这是作为表义文字的汉字与表音文字最大的区别——表音文字所增加或减少的音节或音素本身,是很少承载概念信息的,它主要承载的是语音形式,体现的是语音差别。同样是源于借词“Coca cola”,泰语改造为“โคคา”,源于

“Coca”的音译,创造出了这个词,汉语则为“可口可乐”。实际上,如果单纯只考虑语音形式,使用“口卡卡拉”可能要更贴近英文读音,但由于人们在词汇借用时考虑到汉字承载的概念信息,那么“可口可乐”无疑更能激发积极意义上的信息联想,这便是文字层对借词意译改造的推动力之一。

### 五、音法层与文字层结合的借用手段——形声字

汉语单音节与表义文字的编码方式,还显示出了一种音法层与文字层结合的借词改造手段,即形声字。最初的象形汉字,它的读音和意义可能是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约定俗成”的,但是作为象形字,是脱离不了形义结合的拟象性原则的。这种拟象性原则,使得汉字的音、形、义构成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编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信息量的增加,当象形字不能满足信息表达的需要时,便出现了会意字。这同样是音、形、义三者结合的编码方式。

在此之后,若依照高本汉(2010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sup>[9]</sup>,也就是假借字的出现。此即意味着,抛开形义结合的拟象性原则,而采用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去扩大书写范围,长此以往,会造成大量的语言使用上的混乱。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趋势去发展,我们现在看到汉语中的借词就应该是纯粹表音的了。但显然不是,因为在后来出现了形声字。形声字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编码记录方式。它还是以汉字作为一个编码,但是出现了编码的不同构件——声符与义符。由此汉字极大地扩充了可书写形式,并且再度回到了拟象性的原则上,因为无论声符还是义符,最开始的来源都是以拟象性为原则而产生的字。<sup>①</sup>形声字的出现,使得汉语在词汇借用上,多了一种改造手段。

例如,化学元素中的“镁”,源于英语借词 Magnesium,使用表音文字的泰语对于这种词只能完全音译为แมกนีเซียม,但是汉语作为以单音节、表义文

<sup>①</sup>此处声符、义符以及文字拟象性的观点,源于徐通锵先生的多本著作,与“字本位”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字本位”理论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主要集中于作为语法分析的方法论层面上。本文认为徐先生对形声字特点的阐述是有道理的,并非在探讨语法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字为编码方式的语言,在借用与改造时则可以选用其最具代表性的、重音所在的“Mag”这一音节,以汉字“美”作为声符,以“金”作为义符表示一种金属类元素,由此构建出了“镁”这个形声字(亦可能将已有的“镁”字赋予新的意义),使得音法层与文字层得到了结合,转换成了适合汉语社团使用的记录方式,从而扩展了借词手段,而且为类似的借词提供了改造的思路,这是形声字对借词改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即便是纯粹的音译词“沙发”“咖啡”等,也会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那样,产生“‘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那样的听觉与视觉、书写与语音、字形与意义相结合的浑然感,并最终成为汉语编码方式的一部分,以此进行更广泛的语言扩充。

#### [参考文献]

- [1] DIXON R M W. 语言兴衰论[M]. 朱晓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增订5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3] 苏柳. 浅析泰语中的英语借词现象[J]. 青年与社会, 2013(11):170.
- [4] 徐通锵.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 [5] 徐通锵.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 [6] 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8]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9] 高本汉.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M]. 聂鸿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4] SUN Y, WANG L. Concordancers in the EFL classroom: cognitive approaches and collocation difficulty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03(1):83-94.
- [25] 史正永. 隐性注意下英语搭配短时记忆效果研究——实验一:句中隐含搭配的短时记忆研究[J]. 外语研究, 2008(4):46-51.
- [26] 范焯. 注意在二语动名词搭配习得中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3):170-177.
- [27] 周榕,吕丽珊. 输入增显与任务投入量对英语词汇搭配习得影响的实证研究[J]. 现代外语, 2010(2):81-88.
- [28] WEBB S, KAGIMOTO E. The effects of vocabulary learning on collocation and meaning [J]. Tesol Quarterly, 2009(1):55-77.
- [29] YANG Y, HENDRICKS A. Collocation awareness in the writing process [J]. Journal of Reflections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04(3):51-78.
- [30] LI J, SCHMITT N. The acquisition of lexical phrases in academic writing: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9(18):85-102.
- [31] YANG Y, NEILL M. Collocation learning through an ‘AWARE’ approach: Learner perspectives and learning process [C] // Researching Collocations in Another Languag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9:181-193.

(上接第121页)